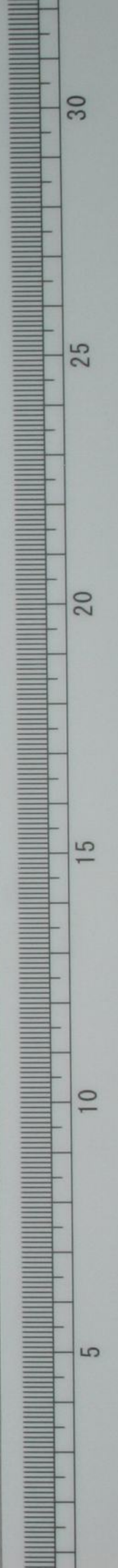




言志錄
單

113
847



113
74/13
847



言志錄

江都 一齋居士錄

凡天地間事。古往今來。陰陽晝夜。日月代明。四時
錯行。其數皆前定。至於人富貴貧賤。死生壽殤。
利害榮辱。聚散離合。莫非一定之數。殊未之前
知耳。譬猶傀儡之戲。機關已具。而觀者不知也。
世人不悟。其如此。以為己之知力足恃。而終身
役役。東索西求。遂悴勞以斃。斯亦惑之甚。
五月念六日錄

言志錄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任次郎氏寄

癸酉

太上師天。其次師人。其次師經。
凡作事須要有事天之心。不要有示人之念。
天道以漸運。人事以漸變。必至之勢。不能卻之使
遠。又不能促之使速。
憤一字。是進學機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方是憤
學。莫要於立志。而立志亦非強之。只從本心所好
而已。
立志之功。以知恥為要。
盡性分之本然。務職分之當然。如此而已矣。

君子有德之稱。有其德則有其位。視德之高下。為
位之崇卑。及叔世有無。其德而居其位者。則君
子亦遂有專就在位而稱之者。今之君子。盍知
冒虛名之為恥。
人須自省察。天何故生出我身。使我果供何用。我
既天物。必有天役。天役弗共。天咎必至。省察到
此。則知我身之不可苟生。
權能輕重物。而不能自定其輕重。度能長短物。而
不能自度其長短。心則能是非物。而又自知其

是非是所以為至靈歟。以三代以上意思讀三代以上文字為學故讀書。

吾既有資善之心。父兄師友之言。唯恐聞之不多。至於讀書亦得不多乎。聖賢所云多聞多見。意正如此。

脩辭立其誠。立誠脩其辭。其理一也。栽者培之。雨露固生生也。傾者覆之。霜雪亦生生矣。

靜觀造化之跡。皆行其所無事。

凡事到妙處。不過自得天然形勢。此外更別無妙面。欲冷背欲煖。胸欲虛。腹欲實。

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免逐物妄動。須收斂精神。棲諸背。方能忘其身。而身真為吾有。

心下痞塞。百慮皆錯。

閒思雜慮。紛紛擾擾。由外物濶之也。常使志氣如。斂驅除一切外誘。不敢襲近肚裏。自覺淨潔快。豁。

吾方將處事必先於心下自下數鍼然後從事
心之邪正氣之強弱筆畫不能掩之至於喜怒哀
懼勤惰靜躁亦皆形諸字一日內自書數字以
反觀亦肖心之一助

有心求名固非有心避名亦非

慮事欲周詳處事欲易簡

真有大志者克勤小物真有遠慮者不忽細事
纔有誇伐念頭便與天地不相似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以此待人儘好

自責嚴者責人亦嚴恕人寬者自恕亦寬皆不免
於一偏君子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今人率口說多忙視其所為整頓實事十一二料
理閑事十八九又認閑事以為實事宜其多忙
有志者勿誤踏此窠

緊立此志以求之雖搬薪運水亦是學所在况讀
書窮理乎志之弗立終日從事讀書亦唯是閑
事耳故為學莫尚於立志

有志之士如利刃百邪辟易無志之人如鈍刀童

蒙侮翫

少年時當著老成工夫。老成時當存少年志氣。容物美德也。然亦有明暗。

人言須容而擇之。不可拒。又不可惑。

能容人者而後可以責人。人亦受其責。不能容人者。不能責人。人亦不受其責。

心之所形。尤在於言與色。察言而觀色。賢不肖人不能瘦。

人之賢否。於初見時相之多。不謬。

愛惡念頭最累藻鑑。

富貴譬則春夏也。使人心蕩貪賤。譬則秋冬也。使

人心肅。故人於富貴則溺其志。於貧賤則堅其

志。

知分然後知足。

悔昨非者有之。改今過者鮮矣。

得意時候最當著退步工夫。一時一事亦皆有亢

龍。

寵過者怨之招也。昵甚者疏之漸也。

土地人民天物也。承而養之。使物各得其所。是君職也。人君或謬謂土地人民皆我物也。而暴之。此之謂君偷天物。

君之於臣。舉賢使能。與治天職。與食天祿。元首股肱。合成一體。此之謂義。人君若徒謂我出祿俸。以畜人。人將報以赴驅使而已。則與市道何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君臣之分。已屬天定。各盡其職而已。故臣之於君。當不視畜養之恩。何如而

厚薄其報也。助天工者。我從而賞之。戕天物者。我從而罰之。人君非容私焉。

五穀自生。假耒耜以助之。人君財成輔相。亦與此似。

大臣之職。統大綱而已。日間瑣事。遵依舊套可也。但發人難發之口。處人難處之事。年間率不過數次。勿須紛更勞擾。

社稷之臣所執。二曰鎮定。曰應機。

家翁今年齡八十有六。側多人時。神氣自能壯實。少人時。神氣頓衰。脫余思。子孫男女同體。一氣其所賴。以安者固也。不但此。老人氣乏。得人氣以助之。蓋一時氣體調和。如服溫補藥味。一般此其所以愛多人而不愛少人。因悟王制。八十年。非人不煖。蓋謂以人氣煖之。非膚媪之謂。癸酉臘月

小寒節後五日錄

酒穀氣之精也。微飲可以養生矣。過飲至於狂。酏是因藥發病也。如人後附子。巴豆。大黃之類。多服之。必致眩暈。飲酒發狂。亦猶此。

酒之用有二。鬼神有氣無形。故以氣之精者聚之。老人氣衰。故亦以氣之精者養之。若少壯氣盛之人。祇足以致病已。

勤之反為惰。儉之反為奢。余思酒能使人。生惰。又使人長奢。勤儉可以興家。則惰奢足以亡家。蓋酒為之媒也。

培植草木。以觀元氣機緘之妙。何事非學。登山嶽。涉川海。走數十百里。有時乎露宿不寐。有

時乎饑不食。寒不衣。此是。多少。實際學問。若夫。徒爾。明窗淨几。焚香讀書。恐少。得力處。

凡。所遭。患難。變故。屈辱。讒謗。拂逆。之事。皆天之所。以。老吾才。莫非。砥礪。切磋。之地。君子。當慮。所以。處之。欲。徒免之。不可。

古人。讀經。以。養其心。離經。以。辨其志。則不。獨讀經。為學。而離經。亦是學。

一藝之士。皆可語。

凡與人語。須教渠說其所長。於我有益。

凡事於吾。分不得已者。當為之。不避。可得已。而不已。是則自我生事。

才猶劍。善用之。則足以衛身。不善用之。則足以殺身。

古今為姦惡之小人。皆才過人。若商辛。最是。非常才子。雖有微箕比干。諸賢。且親不能格其心。又不能易其位。終以斃其身。而殄其世。是才之可畏也。

辭爵祿。易不為小利動。難。

利者天下公共之物何曾有惡但自專之則為取怨之道耳

循情而制情達欲而過欲是禮之妙用

治己與治人只是一套事自欺與欺人亦只是一套事

凡欲諫人唯有一團誠意溢於言而已苟挾一念疾之心諫決不入

聞諫者固須虛懷進諫者亦須虛懷

使人懽欣鼓舞暢發於外者樂也使人整肅收斂

固守於內者禮也使人寓懽欣鼓舞之意於整肅收斂之中者禮樂合一之妙也

古者方相氏為儺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毆之鄉人群然出觀蓋制禮者有深意焉伏陰愆陽結為疫氣欲驅除之莫若資乎人純陽之氣也方相作氣率先百隸從之狀若怪物然闔鄉老少雜還聚觀且駭且咲於是陽氣四發疫氣自能消散乃至闔鄉人心亦因以懽然和暢無復邪慝之伏鬱於內矣蓋

其近於戲處是其妙用所在歟。治安日久樂事漸多勢然也勢之所趨即天也如士女聚懽飲燕歌舞在在有之固不可得而禁止而乃強禁之則人氣抑鬱無所發洩必伏爲邪慝藏爲凶姦或結爲疾疢毒瘡其害殊甚爲政者但當斟酌人情爲之操縱置之於禁不禁之間使其不至於過甚是亦赴時之政爲然人心不可無歡樂發揚處故王者出世必作樂以教之使人心有所寄樂不至淫和不至流風移

俗易斯無邪慝矣當今所傳雅俗樂部雖並無移風易俗之用而士君子爲之亦無不可至如坊間詞曲多是淫哇巴歛有損無益但舍此則都鄙男女無所可寄以歡樂發揚勢亦不可繳停之譬諸病發揚表也抑鬱裏也擊表則入裏不可救也不若姑緩其表以防內攻此爲政者之所宜知人君當令士人常遊於射騎刀稍之技蓋其進退驅逐坐作擊刺使人心身大有所發揚是不但

治不忘亂而又於政理有補。

古樂不能不亡。樂其始於何世。果前乎聖人歟。若有待於聖人而後作。則其人既亡。而其所作安能獨保久遠。聖人德之精英發而為樂。乃被之管絃。諧之簫磬。使聽者如親炙之。則樂之感召。以其德之寓於此也。今去聖既遠。傳之者非其人。其漸致差繆。遂以亡。亦理勢之必然。韶之傳於齊。孔子深契於心。然恐已非當時之全。但其遺音尚足以感人。而今亦遂亡矣。凡天地間事。

物。生者皆死。金鐵亦滅。况乎寓於物者。能保久遠乎。故曰古樂不能不亡。但至於元聲太和。存於天地人心者。則前乎聖人。後乎聖人。未嘗有始終焉。是亦不可不知。

一氣息一笑語。皆樂也。一舉手一投足。皆禮也。

聰明而重厚。威嚴而謙冲。為人上者當如此。

為邦下手處。在閭內之治。禁淫靡。省冗費。最為先務。

人君閨門之事。其好互外人能識。而竊議之。故欲

正風俗敦教化必起基於此

人主每事私自令則少威嚴歷有司則人嚴憚之不信大臣之言而信左右之言不聽男子之言而聽婦人之言庸主皆然

下情與下事不同君人者下情不可不通下事則不必通

邦有道則君與大臣讓權權在於德不在於力邦無道則君與大臣爭權權在於力不在於德權在於德則權不離於上權在於力則權遂歸於

下故為政唯以德禮之為尚

大臣弄權之風多自幼主而起權一下移不可復收主年既長仍擁虛器沿襲成風則患遺後昆矣但大臣得其人則獨無此患耳

當托孤之任者迨孤主年長則當早還權於君以自退避乃能君臣兩全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是阿衡實踐之言萬世大臣之龜鑑也

著眼高則見理不歧

當今之毀譽不足懼後世之毀譽可懼一身之得

喪不足慮。子孫之得喪可慮。

已死之物。為方生之用。既過之事。為將來之鑒。人看月。皆徒看也。須於此想。宇宙無窮之概。乙亥中秋

錄月下

薄於不得已。而後發諸外者。花也。

布置得宜。而不假安排者。山川也。

人須守地道。地道在敬。順承乎天而已。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各守其職。以聽乎心。是地順

乎天也。

使地能承乎天者。天使之也。使身能順於心者。心使之也。一也。

舉目百物。皆有來處。軀殼出於父母。亦來處也。至於心則來處何在。余曰。軀殼是地氣之精英。由父母而聚之心。則天也。軀殼成而天寓焉。天寓而知覺生。天離而知覺泯。心之來處。乃太虛是已。

氣有自然之形。結成體質。體質乃氣之聚也。氣人異。故體質亦人人不同。諸其所思。惟運動言。

談作爲各從其氣之所稟而發之。余靜而察之，小則字畫工藝，大則事業功名，其迹皆如其氣之所結而爲之形。人之少長，從童稚之面貌而漸以長，既其長也，凡發迹於外者，推一氣而條達之，如體軀之長大不已也。故觀字畫工藝，若其所結構，堂室園池，亦可以想見其人氣象，何如？性同而質異，質異教之所由設也。性同教之所由立也。

人君以社稷爲重，而人倫殊重於社稷。社稷可棄，人倫不可棄。

或疑成王周公征三監，非重社稷輕人倫乎？余謂不然。三叔助武庚以叛，是則叛於文武矣。爲成王周公者，不爲文武討其罪，而故縱之，以黨其惡乎？卽仍是重人倫矣。

諺云：禍自下起。余謂是亡國之言也。不可使人主誤信之。凡禍皆自上而起，雖其出於下者，而亦必有所致。成湯之誥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為人主者當監此言

征止十一則井田也。經界不慢則井田也。深耕易耨則井田也。百姓親睦則井田也。何必拘拘乎方里九區然後為井田哉。

夏后氏而來人君皆傳於子矣。是世其祿也。人君既自世其祿而使人臣獨不得世其祿者。斯不亦為自私乎。故世祿之法天下之公也。

天下事物有理勢不得不然者。學人或輒斥人事目以無用。殊不知天下無無用之物。則亦無無

用之事。其斥以為無用者。安知其不為大有用者乎。若輒一概以無用目之。則天之生萬物。一何無用之多也。有不中材之草木。有不可食之禽獸蟲魚。天果有何用而生之。殆非情量所及。易曰。賁其須。須亦將何用。

凡年間人事萬端。算來十中七無用。但人處平世。心無所寄。則閒居為不善亦不少。今連貴賤男女。率為無用。纏綿驅役。以涉日。則念及不善者或少矣。此亦其用處。蓋治安世界不得不然。亦

理勢也

欲知性之善須先究為惡之所由人之為惡果何為也非為耳目鼻口四肢乎有耳目而後溺於聲色有鼻口而後耽於臭味有四肢而後縱於安逸皆惡之所由起也設令軀殼去耳目鼻口打做一塊血肉則此人果何所為惡邪又令性脫於軀殼則此性果有為惡之想否盍試一思之

性稟諸天軀殼受諸地天純粹無形無形則通乃

一於善而已地駁雜有形有形則滯故兼善惡地本能承乎天以成功者如起風雨以生萬物是也又有時乎風雨壞物則兼善惡矣其所謂惡者亦非真有惡由有過不及而然性之善與軀殼之兼善惡亦如此

性雖善而無軀殼不能行其善軀殼之設本趨心之使役以為善者也但其有形者滯則既承乎心以為善又由有過不及而流於惡孟子云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可見軀殼亦

本無不善

人不能無欲。欲能為惡。天既賦人以性之善者。而又必溷之以欲之惡者。天何不使人初無欲。欲果何用也。余謂欲者。人身之生氣。膏脂精液之所蒸也。有此而生。無此而死。人身欲氣四暢。由九竅毛孔而漏出。因使軀殼熾其願。所以流於惡也。凡生物不能無欲。唯聖人用其欲於善處耳。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孔子曰。從心所欲。舜曰。俾予從欲以治。皆就善處言之。

人身之生氣。乃地氣之精也。故生物必有欲。地兼善惡。故欲亦有善惡。

草木之有生氣。而日暢茂。是其欲也。從其枝葉之所長。則欲漏。故伐其枝葉。則生氣反於根。而幹乃大。如人亦從軀殼之欲。則欲漏。欲漏則神耗。不能靈也。故窒欲於外。則生氣畜於內。而心乃靈。身亦健矣。

鍋內之湯。蒸成烟氣。氣漏於外。則湯減。以蓋塞之。則氣不能漏。化露滴下。湯乃不減。人能窒欲。則

心身並得其養亦如此。

近代賞孝子。賜金帛粟米。以旌之。於風勵頽俗之意。則得矣。但其賞之。當原諸孝子之心。為可孝子之心。愛親之外。無他念。其身之艱苦。且甘受之。況敢求名乎。故金帛粟米之賜。宜厚於其親。而薄於其子。蓋非薄於其子。所以厚於其親者。即所以厚於其子也。賞親之辭曰。庭訓有素。賞子之辭曰。能從庭訓。如此。則孝子之素願足矣。孝名之著。必由於貧窶艱難。疾病變故。則凡有孝

名者。率不幸人也。今若徒厚賜於孝子。而不及於親。則於為孝子者。幾乎資其家之不幸。以博賞微名也。其心恐有所不安。且凡稱人之善。當必本其父兄。如此。則不獨勸其孝弟。而并以勸其慈友。可謂一舉而兩得之。

古今以舜為大孝人。舜固大孝矣。然余為舜。不願稱此名。舜果為孝子。歟。聞其有此名。必將竦然惴懼。不翅膚受砭刺。蓋舜之孝名。由瞽瞍之不慈而顯。使瞽瞍為慈父。則舜之孝。亦泯然無迹。

此固其所願也。乃不得然。故舜只憂苦百端。負罪引慝。爲父隱之。思已寧得不孝之謗。而不使親之不慈。暴白然而天下後世論已定。推舜以爲古今第一等孝子。而目瞽瞍以爲古今第一等不慈。夫舜之孝名不可磨滅。則瞽瞍之不慈亦不可磨滅。使舜知之。必有不勝痛苦者。故曰爲舜不願稱此名。

上古之時。無人君。無百官。有司人各食其力。以爲生。殆與禽獸等耳。當是之時。強陵弱。衆暴寡。有

不得遂其生者。其間有才德出於衆者。則人必有來控以情。請宰斷者。於是往而爲理解之。强者衆者。屈於其直。而服於其義。不敢復陵暴弱者。寡者因以得遂其生。如此者漸多。遂至於群然來控。不能自食其力。勢不得不拒絕之。於是衆必相議曰。微是人。患復作。盍各出衣食以給之。使是人無復食力之勞。則必能爲我。肯專任之。衆議乃諧。以是再請才德者。果諾之。是則君長之始。而貢賦之所由起也。如是者彼此有之。

其間又有才德大卓越乎衆者。次者亦皆來聽命焉。推而上之。以第一等才德者。置諸第一等地位。乃億兆之君師是也。孟子所謂得乎邱民而爲天子意。亦與此類。

欲爲世間第一等人物。其志不小矣。余則以爲猶小也。世間生民雖衆。而數有限。茲事恐非難濟。如前古已死之人。則幾萬倍於今。其中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不可勝數。我今日未死。則似稍出頭人。而明日卽死。輒忽入於古人錄中。於是

我所爲。校諸古人。無足比數者。是則可愧矣。故有志者。要當以古今第一等人物自期焉。

士當恃在己者。動天驚地極大事業。亦都自一己締造。

喪己斯喪人。喪人斯喪物。

士貴於獨立自信矣。依熱附炎之念。不可起。有本然之真己。有軀殼之假己。須要自認得。人方少壯時。不知惜陰。雖知不至太惜。過四十已後。始知惜陰。旣知之時。精力漸耗。故人爲學。須

要及時立志勉勵不則百悔亦竟無益
雲烟聚於不得已風雨洩於不得已雷霆震於不
得已斯可以觀至誠之作用
動於不可已之勢則動而不括履於不可枉之途
則履而不危

周官有食醫掌飲食飲食須視為常用藥餌耳食
不厭精膾不厭細即是製法謹嚴意思食饘而
餲魚鮓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即是
藥品精良意思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即是君臣

佐使分量意思
聖人如強健無病人賢人如攝生慎病人常人如
虛羸多病人

身恒病者不覺其痛心恒病者亦不覺其痛
需雨天也待則霽不待則沾濡
需古文作霽
丙子正月錄

茫茫宇宙此道只是一貫從人視之有中國有夷
狄從天視之無中國無夷狄中國有秉彝之性
夷狄亦有秉彝之性中國有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情。夷狄亦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中國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夷狄亦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天寧有厚薄愛憎於其間。所以此道只是一貫。但漢土古聖人發揮此道者獨先。又獨精。故其言語文字足以興起人心。而其實則道在於人心。非言語文字之所能盡。若謂道獨在於漢土文字。則試思之。六合內同文之域。凡有幾。而猶有治亂。其餘橫文之俗。亦能性其性。無所不足。倫其倫。無所不

具以養其生。以送其死。然則道豈獨在於漢土文字已乎。天果有厚薄愛憎之殊云乎。

聖人安死。賢人分死。常人畏死。

賢者臨歿。見理當然。以為分。恥畏死。而希安死。故神氣不亂。又有遺訓。足以聳聽。而其不及聖人。亦在於此。聖人平生言動無一非訓。而臨歿未必為遺訓。視死生真如晝夜。無所着念。

堯舜文王其所遺典謨訓誥。皆可以為萬世法。何遺命如之。至於成王顧命。曾子善言。賢人分上

自當如此已。因疑孔子泰山之歌。後人假托爲之。檀弓曰。信多此類。欲尊聖人而却爲之累。常人平素無一善可稱。而偶有及病。篤自知不起。遺囑不亂。如賢者之爲者。此則臨死一節。似可取。然一種死病証候。或有致然。是亦不可不知。氣節之士。貞烈之婦。其心有所激。不敢畏死。分死者之次也。血氣之勇。輕死。狂惑之夫。甘死。則下於畏死者。又如釋老之徒。處死頗有自得。然其學畢竟亦由畏死而來。獨極大老人生氣全盡。

溘然無病以終者。則與安死者無異耳。生物皆畏死。人其靈也。當從畏死之中。揀出不畏死之理。吾思我身天物也。死生之權在天。當順受之。我之生也。自然而生。生時未嘗知喜矣。則我之死也。應亦自然而死。死時未嘗知悲也。天生之。而天死之。一聽乎天而已。吾何畏焉。吾性卽天也。軀殼則藏天之室也。精氣之爲物也。天寓於此室。遊魂之爲變也。天離於此室。死之後。卽生之前。生之前。卽死之後。而吾性之所以爲。

性者恒在於死生之外。吾何畏焉。夫晝夜一理。幽明一理。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何其易簡而明白也。吾人當以此理自省焉。畏死者。生後之情也。有軀殼而後有是情。不畏死者。生前之性也。離軀殼而始見是性。人須自得。不畏死之理。於畏死之中。庶乎復性焉。亡靈現形。往往有之。蓋其人於未死之時。或切思慕。或極憤恨。氣既凝結。遍身身雖死。而氣之凝結者不散。因或為崇。為厲。然聚者無不散之理。

譬猶冬月貯水於器。凍泆成冰。器雖毀而冰尚存。終亦不能不盡。

方讀經時。須把我所遭人情事變。做注脚。臨處事時。則須倒把聖賢言語。做注脚。庶乎事理融會。見得學問不離日用意思。

一部歷史。皆傳形迹。而情實或不傳。讀史者須要就形迹以討出情實。

吾方讀書。一想古昔聖賢豪傑體魄。皆死。則俯首感愴。一想聖賢豪傑精神尚存。則開眼憤興。

古往歷史。是現世界。今來世界。是活歷史。博聞強記。聰明橫也。精義入神。聰明豎也。有一耆宿好讀書。除飲食外。手不釋卷。以至於老。人皆稱篤學。以余視之。恐不濟事。渠其心常常放在書上。不收在腔子裏。人五官之用。須均齊。役之。而渠精神。端注於目。目偏受其勞。而精神亦從昏聩。如此。則雖能看書。而決不能深造自得。便除是放心。且如孔門之教。自終食至造次顛沛。不敢違仁。試思渠一生手不釋卷。放心如

此能不違仁否。

孔門諸子。或閭閻如。或行行如。或侃侃如。氣象何等。剛直明快。今之學者。終歲為故紙。陳編所驅役。神氣奄奄。不奮養成。一種衰頹氣象。與孔門諸子霄壤。

伯魚趨庭。始聞詩禮。時年益已過二十。古者易子而教之。則伯魚必既從學矣。而趨庭之前。未聞詩禮所學者何事。陳亢亦喜於問。一得三則。似前此未學詩禮。此等處。學者宜深思之。

取信於人難也。人不信於口而信於躬，不信於躬而信於心，是以難。

臨時之信，累功於平日；平日之信，收効於臨時。信孚於上下，天下無甚難處事。

責善朋友之道也。只須懇到切至以告之，不然徒資口舌以博責善之名，渠不以為德，却以為仇，無益也。

畜厚而發遠，誠之動物自慎，獨始獨處能慎。雖於接物時不太着意，而人自改容起敬，獨處不能。

慎雖於接物時着意恪謹，而人亦不敢改容起敬。誠之畜不畜，其感應之速已如此。

意之誠否，須於夢寐中事驗之。

不起妄念是敬，妄念不起是誠。

敬能截斷妄念。昔人云：敬勝百邪，百邪之來必有妄念為之先導。

一箇敬生許多聰明。周公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既已道破。

敬則心精明。

脩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壹是天心流注。勿錯認敬。做一物。放在胸中。不但不生聰明。却窒聰明。卽是累。譬猶肚中有塊。氣血爲之澁滯。不流。卽是病。人不可無明快灑落處。若徒爾畏縮起起。只是死敬。濟得甚事。

胸臆虛明。神光四發。

耳目手足。都要神帥。而氣從氣導。而體動。學者當德與齒長。業逐年廣。四十以後之人。血氣

漸衰。最宜戒牀第。不然神昏氣耗。德業不能致遠。不獨戒在少之時。

少壯人精固閉。而不少漏。亦不可神滯而不暢。過度則又自戕焉。故得節之爲難。飲食之過度。人亦或規之。淫欲之過度。人所不伺。且難言。非自規而誰規。

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水火又能焚溺物。飲食男女。人之所以生息。而飲食男女。又能戕害人。爲學標榜門戶。只是人欲之私。

今之儒。勿攻。今之釋。儒既非古之儒。釋亦非古之釋。

儒其言而不儒其行。則其言也。祇躬自諉。

泰西之說。已有漸盛之機。其所謂窮理。足以驚人。昔者程子以佛氏之近理爲害。而今洋說之近理。甚於佛氏。且其所出奇技淫巧。導人奢侈。使人不覺駸駸然入於其中。學者當亦以淫聲美色待之。

窮理二字。原本易傳。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

盡性。以至于命。故吾儒窮理。唯理於義而已。義在於我。窮理亦在於我。若以徇外逐物爲窮理。恐終使歐邏巴人賢於吾儒。可乎。

吾俯仰而觀察之。日月昭然。揭明星辰。燦然列文。春風和燠。宣化雨露。膏澤洽物。霜雪氣凜。然肅雷霆。威赫然震。山嶽安靜不遷。河海弘量能納。谿壑深不可測。原野廣無所隱。而元氣生生不息。斡旋於其間。凡此皆天地一大政事。所謂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者。人君最宜體此。

天下之體以交易而立。天下之務以變易而行。吾觀古今人主志存文治者必創業不忘武備者能守成。

國家於食貨無遺策。連園田山林市廛無尺地。欠租入金銀銅並實署鑄出不知日幾萬計。而當今上下困弊財帑不足。或謂奢侈所致。余則謂不特此。蓋以治安日久。貴賤人口繁行。比諸二百年前。恐不翅十數倍。衣食之者逐年增多。生之者不給。勢必至於此。然則困弊如此。亦由於

治安之久。是可賀。非可歎。但有世道之責者。不可徒諉諸時運。而不慮所以救之之方。其方亦無別法。可設。唯不過曰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生之者衆。爲之者疾。而至於制度一立。上下守之。措置得宜。士民信之。則益存乎其人矣。世有小人亦理也。小人可小知。不賢者識其小者。是亦天地間不可無。是人或謂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則過甚。但唐虞之世。雖有小人。皞皞自得。各安其分而已。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人君以國爲黨者也。苟不能然。下各自相黨。是必然之理也。故下有朋黨。君道之衰也。亂之兆也。

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君師也。君之誥命。卽師之教訓。無二也。迨世之下。君師判焉。師道之立。君道之衰也。故五倫之目。有君臣而無師弟。非無師弟。君臣卽師弟。不必別立目。或謂朋友兼師弟者。悞。

爲邦之道。不出於教養二途。教。乾道也。父道也。養。

坤道也。母道也。

辨虛實強弱。而後劑可投。知時世習俗。而後政可施。

見一物之是非。而不問大體之是非。拘一時之利害。而不察久遠之利害。爲政如此。國危矣。人情氣機。不可以一定求。誘之而勸。禁之而遏。順也。導之而反。阻抑之而益揚。逆也。是故駕馭之道。當察其向背。審其輕重。因勢而利導之。應機而激勵之。使其不自覺其所以然。此之爲得。

遇難處之事。不得妄動。須候幾至而應之。
處事雖有理。而一點便已挾在其內。則於理即做
一點障礙。理亦不暢。

教人者。要須責其志。聒聒騰口。無益也。
饒舌之時。自覺氣暴暴斯餒。安能動人。
慎言處。即慎行處。

昏睡發嚙語。足見心之不存。

病狂人言語無序。則言語無序者。其去病狂也不
遠。

人最當慎口。口之職兼二用。出言語。納飲食。是也。
不慎於言語。足以速禍。不慎於飲食。足以致病。
諺云。禍自口出。病自口入。

同此軀殼。則同此情。聖賢亦與人同耳。故其訓曰。
教不可長。欲不可從。教欲亦是情種。何必斷滅
之。只是不可長。不可從而已。大學教情。人往往
疑之。吾不謂然。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
薛文靖以為名言。余則以為未也。凡事當問其

心何如。心苟有物。已雖不言。人將聞之。人雖不聞。鬼神將闕之。

心猶火。着物為體。不着於善。則着於不善。故游藝之訓。不特導諸善。而又所以防不善也。博奕之賢乎已。亦以此。

理到之言。人不得不服。然其言有所激。則不服。有所強。則不服。有所挾。則不服。有所便。則不服。凡理到而人不服。君子必自反。我先服。而後人服之。

禹聞善言。則拜。中心感悅。自然能如此。拜字最善。狀猶言膝不覺屈。

人心惟危。則堯舜之心。即桀紂矣。道心惟微。則桀紂之心。即堯舜矣。

水氣結為魚鼈。魚鼈即水也。而魚鼈不自知其為水。山氣結為禽獸。為草木。禽獸草木即山也。而禽獸草木不自知其為山地。地氣之精英結為人。即地也。而人不自知其為地。

人與萬物。畢竟不能離地。人物皆地也。今試且游。

心六合外以俯瞰世界。但見世界如一彈丸。黑子而人物不可見。於是思察此中有川海。有山嶽。有禽獸草木。有人類。渾然成此一彈丸。着想到此。乃知人物之爲地。

此心靈昭不昧。眾理具。萬事出。果何從而得之。吾生之前。此心放在何處。吾歿之後。此心歸宿何處。果有生歿歟。無歟。着想到此。凜凜自惕。吾心卽天也。

人所受之氣。其厚薄分數。大抵相若。如軀之大小。

壽之脩短。力之強弱。心之智愚。無大相遠者。其間有一處受厚者。皆謂之非常。非常則姑置之。就如常人。軀與壽與力之分數。不可奈之何。獨至於心之智愚。可以學而變化之。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人。一十之己。百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可以漸進於非常之域。蓋有此理矣。但常人多。遊惰不能然。豈亦天有算籌歟。

有名之父。其子不墜家聲者鮮矣。或謂世人推尊。

其父。因及其子。爲子者長於養。且有所挾。遂養成傲惰之性。故多不肖。固非無此理。而不獨此。父既非常人。寧不慮及豫爲之防。畢竟不能反之。益亦有數矣。試思之。就如草木。今年結實過多。則明年必歉。人家乘除之數。亦有然者。人罹裁患。禱鬼神以禳之。苟以誠禱。或可以得驗。然猶惑也。凡天來之禍。福有數。不可趨避。又不能趨避。鬼神之力。縱能一時禳之。而有數之禍。竟不能免。天必以他禍博之。譬如頭目之疾。移

諸腹背。何益之有。故君子順受其正。

吉凶。以理言之。君子常吉。小人常凶。以氣言之。有流行有對待。如盛衰迭至。是流行也。憂樂相耦。是對待也。

天下之憂。集於一身。非凶乎。天下之樂。歸於一身。非吉乎。享天下之樂者。必任天下之憂。則吉凶果何所定歟。召公云。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乾以易知。良知也。坤以簡能。良能也。乾坤統於太極。知能一也。

看來宇宙內事。曷嘗有惡。有過不及處。即是惡。看
來宇宙內事。曷嘗有善。無過不及處。即是善。
萬物相待為用。不能相兼。是亦其所以為一體。
形質相似者。氣性亦相類。人與物皆然。
相法非沒道理。然其惑人不甚。故君子不為也。苟
卿非相。言雖武斷。而亦說破痛快。

雅樂感召之妙。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蓋使聽
者不覺。手舞足踏。何曾思。聃如鄭衛淫哇。亦使
人手舞足踏。故足以亂雅樂耳。乃知魏文侯聽

古樂唯恐臥者。恐已非先王之雅操。

雅樂秘訣。在聲音節奏之外。尋常伶工固不及知。
唯大師或可與語。故孔子語之。聖人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故其所作之樂。亦自與天地同流。春
氣始至。萬物向榮。見諸翕如。暢茂條達。大和畢
呈。見諸純如。結實成形。條理明整。見諸皦如。剝
落於外。胎孕於內。見諸繹如。蓋其妙有與四時
合其序者如是。唯夫子能知之。故語以洩其秘。
不然。大師既是大師矣。聲音節奏。彼所熟講。雖

夫子烏能倒誨之邪。

須知親在時親身卽吾身親沒後吾身卽親身則
自不得不以自愛之心愛親以敬親之心自敬
吾靜夜獨思吾軀一毛一髮一喘一息皆父母也
一視一聽一寢一食皆父母也既知吾軀之爲
父母又知我子之爲吾軀則推而上之祖曾高
無非我也遞而下之孫曾玄無非我也聖人親
九族其起念頭處蓋在此
體膚垢汚化爲蟣蟲不得不刷除又思念此物亦

爲吾皮毛之末所生猶不忍殺大人之心以天
地萬物爲一體其恤刑慎罰卽是與此念頭一
般。

深夜獨坐閤室群動皆息形影俱泯於是反觀但
覺方寸內有炯然自照者恰如一點燈光照破
閤室認得此正是我神光靈昭本體性命卽此
物道德卽此物至於中和位育亦只是此物光
輝充塞宇宙處。

孝子卽忠臣賢相卽良將。

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曾子孝子。其言如此。彼謂忠孝不兩全者。世俗之見也。忍字未拔去病根。所謂克伐怨欲不行者也。張公藝書百忍字。恐俗見。心上有忍。忍字非好字面。但借做喫緊寧耐。可也。要亦非道之至者。多一物斯多一事。多一事斯多一累。衆人以爲幸者。君子或以爲不幸。君子以爲幸者。衆人却以爲不幸。

私欲不可有。公欲不可無。無公欲則不能恕。人有私欲則不能仁。物。

因民義以激之。因民欲以趨之。則民忘其生而致其死。是可以一戰。

漸必成事。惠必懷人。如歷代姦雄。有竊其秘者。一時亦能遂志。可畏之至。

匿情似慎密。柔媚似恭順。剛愎似自信。故君子惡似而非者。

惻隱之心偏。民或有溺愛殞身者。羞惡之心偏。民

或有自經溝瀆者。辭讓之心偏。民或有奔亡風狂者。是非之心偏。民或有兄弟鬩牆。父子相訟者。凡情之偏。雖四端遂陷不善。故學以致中和。歸於無過不及。謂之復性之學。情之本體。即性也。則惡之本體。即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經之妙於用處是權。權之定於體處是經。程子權只是經一句。詮極妙。賞罰與世輕重。然其分數大略。十中七賞。十中三

罰可也。

孟子以急先務。急親賢為堯舜之仁智。試檢二典。並皆前半截是急先務。後半截是急親賢。堯舜之上善無盡責備之言。畢竟難也。必先知其人分量所至。然後責備。不然寧有窮極。坤厚載物。人當體之。哀喪敬祭。亦自一厚字裏面出來。

父母遺衣服器玩為子孫者。當愛護之。以無忘追慕。決無脫手贈人之理。今喪家分贈遺物。漢土

亦輒近有孝布孝帛並弊俗也。金世宗却宋遺物亦有見。

能教育子弟非一家之私事。是事君之公事也。非事君之公事。是事天之職分也。

孔門之學。端在躬行。門人問目皆舉己所當為質之。非如後人執經叩問。故夫子之答之亦人人異。大抵皆矯偏救弊。裁長補短。以歸諸正而已。譬猶良醫對症處劑。症人人異。故劑亦人人異。懿子武伯子游子夏所問同。而答各不同。亦可

不以想當時之學。

經書文字。以文字注明之可也。意味則當以我心透入得之。畢竟不能着文字。

窮經須要考據於此心。引證於此心。如徒就文字上考據引證。輒謂窮經止此。則陋甚。

窮經必有義理文理湊合處。一以吾識斷之。斯為得。

先儒經解謬誤。不得不訂正。但須出於不得已。不容有好異之念。

讀書法當師孟子三言曰以意逆志曰不盡信書
曰知人論世

講經之法要簡明不要煩悉要平易不要艱奧只
須使聽者得大意分曉可也至深意處則畢竟
非口舌所能盡但或察識子弟受病處間及餘
意替聖賢口語一二箴砭使其頗有所省悟亦
儘好若夫簸弄口舌縱橫辨博使聽者解頤忘
疲則非講經本意
不定而定謂之无妄宇宙間唯有此活道理充塞

焉萬物得此以成其性所謂物與无妄也
物固活也事亦活也生固活也死亦活也
天定之數不能移動故人生徃徃負其所期望而
趨其所不期望吾人試反顧過去履歷可知
世有君子有小人其迭相消長者數也數之所以
不得不然者即理也理有可測之理有不可測
之理要之皆一理也人當安於可測之理以俟
於不可測之理是人道也即天命也
凡作事當盡於人而聽於天焉有人平生放懶怠

情。輒謂人力徒勞無益。數諉於天來。則事必不成。蓋是人天奪之魄。使然。畢竟亦數也。有人平生敬慎勉力。乃謂人理不可不盡。數俟於天定。則事必成。蓋是人天誘之衷。使然。畢竟亦數也。又有盡於人而事不成。是理可成而數未至者。數至則成。不盡於人而事偶成。是理不可成而數已至者。終亦必致敗。要之皆數也。成敗有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者。亦數也。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十復歸於一。大而百千萬億。

小而分釐毫絲。皆一十之分合。以至無窮也。易自太極而起。至四象而數略具。以其一二三四之積始成十也。就十中除老陽位一則餘九。故九為老陽之數。就十中除少陰位二則餘八。故八為少陰之數。就十中除少陽位三則餘七。故七為少陽之數。就十中除老陰位四則餘六。故六為老陰之數。又自一至十之積。則成五十五。謂之天地之數。今試屈伸五指。數之。先自大指屈為一。食指為二。中指為三。無名指為四。小指

爲五再自小指伸爲六六與五卽十一無名指
爲七七與四卽十一中指爲八八與三卽十一
食指爲九九與二卽十一大指爲十十與一卽
十一每一指皆十一合五指而成五十五則天
地之數蓋旣具於掌中矣又就天地之數以其
五十充著數餘五虛之以擬卦位卦位六虛五
則一不足著用四十九五十則一有餘並未定
也方筮時著虛其一蓋去其有餘歸之於不足
是感應之幾也乃著數退成四十九而卦位進

具六虛以待於六十四數於是定矣著之德圓
而神故七其七卦之德方以智故八其八用七
求八得九與六以推吉凶悔吝之所趨凡是數
理之秘也不獨易爲然而萬物之數亦皆不越
於此

文政癸未嘉平月

福知山城主源綱條校字

言志錄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ghosting from the reverse side.]

余受學於一齋先生
有年矣今茲承乏於
浪華副鎮久違教
範因出此錄日讀數
章沈潛而玩味之猶

之面命耳。提也。凡
有志於學者皆當正
其趣向。况於有邦有
土者乎。吾觀世之矜
稱好學者。或馳虛文

而無實得。或流功利
而失正路。其於家國
也。果何益。豈非以學
乖其方乎。此緣悉出
於先生之所自得。正

是以使人正其趣向而
 得所歸 寤矣余
 不敢自私也特授刻
 之貽誅世之有志者其
 焉甲申春仲月

武學拾粹

全八冊

海國圖志

亞墨利加之部
全六冊
并圖折本一枚

火技

範

全二冊

百羅屯學校圖式

全一冊

礮具圖說

全一冊

技隊龍圖解

全二帖

新定和蘭文範一名留地棉多
 蘭學獨案內 全一冊
 和漢儒書經書神書佛書醫書歌書誹書連哥狂歌隨筆雜書其外
 寫本類數多法帖唐刻和刺數品御詔御藏板彫刻物并製本仕立
 入念出來總而格別下直奉仕上候且御拂本成丈直段宜頂戴仕

書肆

江戸芝神明前

和泉屋吉兵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438